

# 掌握“四功”“五法”，攀登艺术高峰

丁震山

“四功”，唱、念、做、打，“五法”，手、眼、身、法、步，是京剧艺术先辈艺人们经过长期的舞台实践，和多年的辛勤艺术创造，钻研，领悟，实践总结出的艺术训练规律，也是塑造舞台各类人物的重要手段。

作为一个戏曲演员必须要有深厚扎实的“四功”功夫和切合自身条件的“五法”才能创造和表演各类角色，甚至同一角色有着不同的表现手段，才能真正获得一个演员在舞台上创造人物的自由和得心应手。

在京剧艺术舞台上，许多先辈都是通过精湛的“四功”“五法”塑造了许许多多栩栩如生各具性格的人物，并通过自身勤奋和努力创造出人们喜爱的流派艺术，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足以证明“四功”“五法”在戏曲表演艺术中的重要地位。

通过我本身 50 多年的苦练和努力，经过舞台实践，使我深深理解到京剧要继承，但更须发展，不发展不创新京剧就会停步不前，不发展不创新京剧就会失去生命力，而“四功”“五法”又和京剧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唱必然有声；念必然有情；做必然有动；打必然有武；在通过精深的“四功”“五法”科学，准确，优美的舞姿和身段，动作才能丰富和完善各类人物的个性，只有练出“四功”的深厚功夫，和掌握娴熟的“五法”表演手段，才能真正的去继承，才能真正的去发展。

观众都爱听优美动人的唱腔，都爱看真实高超的艺术技巧，只有具备以上两者才能

提高艺术水平，才是真正提高演出质量，才能适应今天观众高水平的欣美要求。

戏曲的舞台形象，都是通过演员的心灵和身体体现出来的，一个人物的成功除了精心创造也是和“四功”“五法”分不开的。而“四功”“五法”又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四功”强调的是表演的功夫，“五法”是强调表演的方法，有人说“无功法难行、无法功难用”我认为是很正确的，因为功也是靠一定的法来完成和体现的。“法”是在一定“功”的基础上进行的，脱离法的功，又容易走入单纯卖弄技巧，“五法”是相对“四功”而言的，功到什么地步，法必然跟随。

比如《石秀探庄》中的石秀、在全剧的动作和舞蹈及武打中，十分重视唱念做打和手眼身法步严格的规范性。从石秀“走边”上场第一个亮相亮开始，就明显的区别于其它戏中的“走边”，是把长靠的功架和短打的矫健融化为一体，一次“云手”，一次“踢腿”，一次踢“大带”，包括每个亮相，每句唱腔，每句念白，都有其严格的标准和节奏，这都是通过“四功”“五法”体现出来的。又如《断桥》中的许仙，在快《扭丝》锣鼓点中急步上场，由于心中着急脚下不稳，奔至台口加一小“垫步”，仅就许仙在这“快扭丝”中上场的动作已把许仙焦急的心情烘托出来，再随之唱的《西皮散板》第一句“不分日夜奔家园”，再加上节奏较快的抖袖身段，又使许仙的心态在观众的面前真实的展现出来，这其中又包含着“四功”“五法”的结合和运用。

## 李万春先生纪念演出圆满闭幕

由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单位举办的武生宗师李万春诞生 90 周年、逝世 15 周年纪念演出,于去岁末(12 月 18 日晚)圆满闭幕。参加此次演出的京剧艺术家:上海的毕谷云、天津的张幼麟、中国戏曲学院的马玉璋与张馨月、哈尔滨的唐力勇、郭健、陈绍福、孟昭泉,与李先生传人谷春章、李卜春、李磊各展所长,大显身手。台下观众群情激动,掌声不绝。这使近时比较冷清的北京市工人俱乐部沸腾起来。散场后,观众不肯退场,纷纷拥向舞台,要求演员签名留念,共同合影。

17 日晚的四出戏,戏戏精彩:开场李磊的《战马超》是李万春先生 12 岁来北京、一举成名之作,荣获“童伶奇才”誉称。李磊扮出马超来,具有大将风度,开打中身手矫健,显示出马超的猛勇。内外行观众一致认为他是个好苗子,前途无量,但是需要在“李派”特色上再下功夫。第二出《霸王别姬》,马玉璋的霸王先后得“杨(小楼)派”传人孙毓坤、李万春二位教导,具有“杨派”工架、气魄,嗓音宏亮,唱念“杨派”音乐味十足;张馨月为梅葆玖先生的高徒,动作沉稳,台风极好,形像大方,唱念都见“梅派”特色,舞剑娴熟,也显示出腰腿功夫不凡。第三出《蜈蚣岭》,张幼麟扮演的武松挺拔、英俊,“走边”、开打,干净利

落,显示出冲、脆、帅三要素。大轴,毕谷云先生携带李氏高徒韩增祥演出的《平贵别窑》,更掀起高潮。毕先生年及七旬,但是扮像仍然娇好,嗓音仍然甜润、宽亮,尤其腰腿功夫未减,“圆场”快捷、稳健,“屁股坐子”起得高、落下轻,水袖舞动如蝴蝶翩跹。看过 1982 年他与李万春先生合演此戏的内外行观众,一致认为他在各方面与 18 年前无异。韩增祥扮演的薛平贵,学习乃师极有成就,念白、表演很得真传。18 日晚的演出中,开场《长坂坡》。“掩井”,郭健扮演的糜夫人,“圆场”藏箭,“屁股坐子”出箭,都见功夫,符合要求。接下来孟昭泉的《武松打虎》也见功夫。在《华容道》中,陈绍福扮演的关羽,极有气势。这并非其体形魁梧而生的效果,而是具有内在感情与揣摩透了角色特性所致。唱、做、“亮相”,都见李万春先生的风貌,堪称当前不可多得演关羽的人材。谷春章扮演的曹操、颇有袁世海先生的演出特点,唱出韵味演出内在感情。大轴《闹天宫》,身为高级工程师的唐力勇先生,由于酷爱“李派”艺术,潜心学习,扮出猴王,从脸谱到身段,竟极似李先生。“偷桃”、“盗丹”时的细致表演,也如李氏。李卜春扮演的猴王,武功技巧,发挥得也相当可观。

·冀礼·

再如《穆柯寨》中杨宗保和穆桂英初次见面唱、念及掏翎对穆桂英的观看,这些都是在表现人物此时此地的心情,把观众也引进这一事件的环境中去,表演的真实才能使观众对这两个人物给予喜爱和支持,这又是和四功五法分不开的。可能看起来“四功”“五法”比较简单,可是一个演员要真正能掌握它,那是极不容易的,因为它包括了一个演员全部基本功在内,是无尽无休的,一个演员的身体素质和表演技巧的训练,总是用“四功”和“五法”来概括的,艺术同科学一样没有平坦道路

和捷径可走,只有那些苦学苦练不畏艰辛具备奉献的人才能取得攀登艺术高峰的硕果。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志人,日积月累;久久为功。只有加强“四功”“五法”的刻苦练习才能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时代的需要观众的期待,京剧的继承和发展必然落在当前活跃在戏曲舞台上青年演员的肩上,承前启后,任重而道远,希望我们老中青三代演员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为振兴京剧艺术,贡献我们的力量。